

藝文錄卷十九

請錄用建言諸臣疏

明孫繼先 邑人

爲懇乞聖明錄用建言諸臣以昭聖德以光聖治事臣
惟自古英君誼辟欲建久安長治之功必重直言敢諫
之士非特言關理道事當上意者樂受之卽有逆耳之
言拂心之論亦必委曲優容而不之罪或不得已而罪
矣亦必隨加甄錄而未嘗終於擯斥此非有私若人蓋
欲鼓天下敢言之氣開天下忠義之門固人主自爲社
稷計耳前者伏見已故大學士張居正聞有父喪例當
回籍守制荷蒙天語丁寧留輔國家維時翰林院編修

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刑部
觀政進士鄒元標各言居正身列大臣宜敦孝行表率
群僚父喪不奔恐犯清議奉旨廷杖有差遣成爲民夫
皇上英明天縱豈不知諸臣無罪但留居正之心甚切
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慰安其心故居正可留則雖深罪
諸臣有所不恤然以理論皇上留居正而斬其去者蓋
恐一時無君臣也諸臣蹴居正而使之去者殆恐萬世
無父子也皇上未始不諒諸臣諸臣亦未嘗得罪皇上
臣於斯時方待罪邑令已深知皇上之心而痛憐諸臣
之忠矣若居正有大臣休休之度葬父回京必念諸臣

忠於國謀尤忠於已謀奏諸皇上宥其罪還其職如文
彥博申薦唐介以成一代盛美乃今非惟不加申救且
列於大察榜文皇上知之否耶臣不知諸臣何罪乃欲
禁錮終身若此居正之心亦很甚矣忠臣義士扼腕不
平良非一日近日以來伏見皇上悔悟從諫如流納御
史李植之言則籍徐爵而寘之以法納御史楊四知之
言則怒居正而追問壞事之人臣知向罪諸臣非皇上
本心也臣又聞居正居喪之日馮保罪惡已彰於人耳
目保謂不留居正則已罪必不可隱不罪言官則已罪
終不可逃故假以留元輔之故導皇上以制伏言官箝

天下之口便一己之私是陷居正有無父之名者馮保
罪也皇上屏棄言官之疏者亦馮保之罪也尚何言哉
今幸罪人旣得公道昭明皇上之心亦暴白於天下後
世矣乃前項諸臣猶在禁錮之列不沾雨露之恩聖心
必有言之戚然不忍者伏乞敕下吏部將吳中行等循
資錄用至以忤觸居正被斥如南京工科給事中余懋
學以不與送喪被斥如河南道御史趙應元以申救言
官被斥如河南道御史傅應正南京浙江道御史來洪
謨陝西道御史孟一脈以參劾居正被斥戶部員外王
用汲等一併准復原職則陽春不遺陰崖而雨澤更沾

枯木非惟建言諸臣感恩圖報天下忠臣義士亦聞風思奮矣此正鼓舞人心輔翼世道之大機也臣愚不知避忌冒瀆天聽惟聖明垂察焉

題旌定興令張藩平盜疏

國朝傳名失考

爲大盜削平闔邑起舞乞賜

題敘以快人心以靖地方事據易州兵備道山西僉事武延祚呈順治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蒙臣批據定興縣闔學生員許啟祥等呈前事內稱切照定興途衝地瘠從來人皆善良特因明季之無主遂生數端之大盜李德倡兇鋒於始李賓敢躍治於東旣而猖獗於王自勉終

竟大肆於張克亮聚則千百其衆人皆莫敢誰何掠則三五其鄉衆皆拱手聽命殺人不異草芥結黨動引數邑致令東南之一隅行人皆震爲畏途分屬

畿輔之近郊居者咸疑爲鬼域茲幸有本縣張知縣心誠愛民識長觀變下車而改業者數十輩屢須而成擒者百餘名惟茲克亮之巨魁實非他惡之可比急之旣恐激變縱之又患養癰乃潛布我腹心徐削伊羽翼使無意之中皆饒線索而歲月之久始定機謀乃本月二十四日賺相進表等於城中擒之止一獄卒之力復攻張克亮於彼境成功在於暮夜之間使巨魁一旦斷平圻

封悉爲安枕人但服其可久可大之略不知實非一朝一夕之謀此誠一邑之保障千古之奇功也生等親當毒痛甫定驚魂知恩欲報鼓舞爭先叩

闕無門口碑載道敢合詞呈乞大宗師俯賜特

題大加旌勉使窮邑之治政得上達於

朝廷庶斬馘之首功不專屬之域外人人起舞今後誰敢弄兵境境清平自茲不煩閉戶輿情幸甚地方幸甚又據定興縣北田村鄉約張思聰等稟並蒙仰候

題叙行繳蒙此該本道察看定興知縣張藩擒斬巨寇張克亮等一事其節次之苦心與收功之成效本道察

之最詳知之亦最確當本道蒞任時張令卽具稟云范陽爲大盜藪恣行刼掠慘害地方陸續捕獲不下數十餘人此則其最初之苦心也及王自勉鋒熾而克亮繼春進表各爲頭目擁衆殺掠張令與本道面商謂急之恐致激變緩之又慮蔓延於是寓勦於撫之意請本道免死印票各給一紙以爲招安護身之符此則其陽謀制敵之苦心也迨後繼春進表以賊擒賊果就安撫而該縣百計羈縻置之左右給之布棉使不相猜疑此則其權宜便通之苦心也至九月二十一日蒙撫院牌爲密拏強賊事准兵部咨緝拏繼春等牌仰到道該本道

卽轉行該縣并密諭以賊繁有徒務宜萬全而張令遂
聲言

皇損西來護送需人卽責令繼春進表身任其事又令各
報同黨壯士延在城中至本月二十四日夜召入衙內
先賞以酒食後責以叛狀卽擒縛格殺一賊無遺此又
其從容剪賊之苦心也然猶有觀望之克亮負嵎北田
未易殄滅而張令仍於半夜率令典史成樞等出賊不
意至村圍繞當陣擒斬此又其剗草除根之苦心也是
一舉也其識早其謀深其布略縝密其收功神速而且
不動聲色不致漏網數年大盜一夕而除之民害頓消

使地方得以安枕此闔學子矜與該村鄉約人等所以有公舉祈恩之請也夫該縣之事種種俱確士民之詞字字不誣蓋本道身與其事親知灼見自不待假手行察而始悉者使爲縣者而盡若官也又何慮所在有不
可收拾之劇盜哉特賜

題叙以勵勞臣以勉後効是在上臺速順輿情加意焉耳等因到臣該臣看得范陽素爲大盜淵藪况當流寇煽虐土寇縱橫之後屢經撫勦而渠魁未殄窟穴不清緩之漸至養癰而急之又恐僨轅如王自勉張克亮楊繼春輩合渠糾黨盤踞於安定涑易之間刦掠焚殺所在

見告幸定興縣知縣張藩才守兼全智勇俱備其先於
道府諸臣會勦津瀛逋寇曬不乾等大夥厥功爲多今
且稔知賊魁之未易以力縛也請本道先給免死票以
安其心許之拏賊自贖以離其黨置之肘腋之間施之
解推之惠以釋其疑及夫時會可乘聲言護送

皇損餌之以功又恐漏網難收誘令招延壯士盡致其黨
殲楊繼春於公庭止一獄卒之事擒張克亮於北田不
煩指顧之頃疾雷不及掩耳一網遂以無餘毒蛇摧於
爲虺燎原息其張焰人民安枕地方永甯所以士民合
詞公呈該道力請

題旌以酬異勞者也然臣思該縣之功皆該道之功道臣武延祚偉略有謀沈機能斷知人善任密授方略故能使數年大盜一朝剪除靖潢池而消隱憂若非道臣發縱指示動合機宜亦焉能謀之三月收功一旦而成此曲突徙薪之效哉是二官者所當並加優叙以旌茂伐者也至保定府知府張儒秀同知許爾進典史成樞並效謀略同心戮力亦應並叙旣經該道詳議前來臣謹會同保定撫臣郝晉合詞具

題伏乞

聖鑒敕部再加察核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道臣武延祚特

加優異以備節鉞之用知縣張藩首錄卓異以儲清華
之選知府張儒秀同知許爾進典史成樞並與紀錄以
昭激勸庶勞吏益知鼓舞地方從此永謐矣

奏減直隸山東西火耗疏

劉 燦

邑人

爲北直山東山西火耗太重祈嚴飭巡撫以肅官方以
舒民困事臣竊思火耗之重莫重於北省故十餘年來
有自加二以至加二七八甚至加三以上不等者我

皇上深知其弊故於

恩詔內謂天平法馬太重申飭督撫使嚴行查叅誠我

皇上愛養斯民之至意也百姓聞之莫不欣然願望群謂火

耗自此輕矣乃外而臣工不能仰體

皇上子惠元元之意自定爲加二初行時州縣猶知畏懼不

過加二四五而止近日

臣

細行察訪除河南陝西察訪

未確外其北直山東山西竟皆加三以上並無加三以下者矣蓋以加二爲正項錢糧起解上司州縣羨餘無幾故明爲加二暗行加三且有出於加三外者是未奉聖諭以前猶未盡至加三旣奉

聖諭以後莫非加三以外尙得謂能體

皇上愛民之意哉且窮民中實有火耗不能如數者輒肆行

恐嚇口稱此乃奉過

旨事何得抗違我們做官的亦莫奈何噫貪吏陰取民財而乃以取之名歸於

聖上甚非臣子忠孝之心也况乎漸不可長此而不禁且將益無忌憚勢必加二之外又行加二不止而民益困矣卽令州縣互相拆封而彼此通同誰肯相訐就使教官監拆彼教官莫不奉承堂翁到拆封時送與幾兩銀子方且喜畏交集又誰敢過而問焉臣請飭行巡撫今年春夏兩季火耗不可於別項動用卽將各省無著虧空無論多寡總以此盡行抵銷訖其有著落者於各官名下追補如不能完補者卽按其多寡正其罪而銷其案

不使累及後官累及百姓而於火耗仍嚴行禁止甯損
已之財不忍困民之力如此則葛藤旣斬貪吏不得借
端巧取官方肅而民生安我

皇上愛養斯民之意庶幾可慰矣

藝文錄卷二十

殿中丞侯可墓志銘

宋程顥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太原府孟縣人宦學四方因寓華陰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羣書聲聞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蠻酋儂智